

并州话回

儿时年后常玩的游戏

郝妙海



踢毽子。我们当年玩的毽子，都是自己做的鸡毛毽。平日里，是很少有机会能弄到做毽子鸡毛的。而过年时，差不多的人家都会宰一两只鸡，机会便来了。我们会找一到两枚铜钱，再弄一根鸡尾巴上的长毛，用刀切一截一寸多长的毛管，并将毛管一端破开几半，向外折成一个平面，立到铜钱中央。再用一块结实的布包缝起来。最后，在鸡毛尾管里紧紧地插上三到五根鸡脖颈后背处的毛，鸡毛梢要向四面弯曲，一个鸡毛毽就做成了。

踢毽子的游戏以女孩为主。可单人踢，也可多人踢，一般以单人踢较多。除常规用脚内侧踢外，在熟练后，还可用脚面、脚外侧、膝盖等处踢。多人参加时，以毽子不落地连续踢的最多者为胜。而踢得花样多、难度大的孩子更受大家推崇。

刁拐拐。拐拐即羊拐。当年，我们村里的村民极少养猪，大都养羊，只是因羊容易喂养而已。过年时羊也就该杀了。大人们杀了羊，熬完汤，剥羊骨上的碎肉时，孩子们则在骨头堆中找那两个羊后腿关节的拐骨。找到后，洗净，晾干，用浸湿的红纸染上颜色，便成了女孩子们喜欢的宝贝。

四只羊拐，另有一个装有高粱或玉米的方形小布包，叫“圪簇簇”。玩时，先将四枚羊拐随意撒在桌上或炕上。第一步，向上扔起布包，迅速用同一只手将其中一个拐小凹面朝下立起来，顺势接住布包。再扔，再立，再接，直至将四个羊拐都立起来。这一过程，四个拐必须立得有规律，为下一步打好基础。第二步，扔起布包，将四个立着的羊拐一把抹到，接住布包。抹倒的拐要或“背”或“坑”一致朝上，否则算输。第三步，扔起布包，一手将四个羊拐抓起并接住布包。三步完成，则算赢了一局。

荞麦翅。这是一件必到过年时才可玩到，且十分有特色的玩具。

核桃，是山西常见的一种传统干果。它和柿饼并列，是儿时春节供桌上的主要供品。荞麦（读近似“交”的音）翅，便是以核桃为主做成的。做荞麦翅，需用夹核桃，即那种壳厚厚的、硬硬的核桃。最难的是第一道工序，即把核桃敲成完整的两半，有缺口，有裂纹都不行。儿时，村里人日子过得比较紧，过年买点核桃，除供献天地、土地、灶神等诸路神仙和老祖宗外，能余出来给我们做“荞麦翅”玩的核桃实在少得可怜。一旦不小心都敲碎了，就得等过了正月初五撤供以后才能重新做。为安全起见，我便缠着父亲给我敲。父亲拿个小锤，将核桃放到正房门口的石头台阶上，一只手轻轻捏着，一边转圈，一边慢慢地顺着缝敲。即便这样小心，有时也要敲两三个才能获得一个两半完整的。敲开以后，要拿小刀将壳内的果肉和夹皮细细地挖干净。然后，拿烧红的铁筷子，在两片壳的边缘和中间对称地烙四个孔。通过边缘的两个孔，用一根鞋底用的麻绳，将两个壳松散地拴在一起，并余出二尺多长的一个头来。另外，还需要两个配件。一个是一根约三寸长的小竹棍。儿时乡下没有竹子，只好毁掉一根竹篾。将小棍用刀刻成螺杆状，一头的小竹帽要比核桃壳上的孔大一些。另一头，则刻一个环形槽。将竹棍从两瓣核桃壳中间的孔中穿过去。在环形槽处缚上一根鸡毛。这根鸡毛必须是母鸡翅膀上的毛，硬硬的、有骨力的那种。那时，为拔这根鸡毛，常撵得老母鸡满院跑。最后，把麻绳头系到一根两尺多长的小木棍上。当挥动小棍转起圈来时，由于鸡毛形状特殊，在气流的冲击下，鸡毛带着小棍飞速转动，核桃壳便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很是动听。

“荞麦翅”是我小时候玩过的最复杂、也最科学的玩具了。而且，好像还是我们这儿独有的、有地域特色的一种玩具。

民间艺术

常家庄园「门神」装饰

李笑白 文摄

常家庄园“门神”装饰图案为彩漆木刻花纹，其刻法是阴刻线和阳刻线，将秦琼和尉迟恭“二神”表现得栩栩如生。“二神”在一左一右两个门板，手持金刚锤护法，表现出威武的气势。门上两个门环象征着“人生圆满，圆圆满满”。大门最下面一左一右有乳钉纹样，两个门板的乳钉纹合起来称“寿山福海”。

常家庄园门板“门神”秦琼和尉迟恭化神形象，风格略见方正雄浑，身形长直壮硕，脸形刚毅四方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具有武相特质。发髻成后仰状，发髻前方装饰类似卷草纹冠，双目微垂，神态安详，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传统形态之美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“门神”木刻的艺术效果。其“门神”装饰艺术主题突出，造型生动，门刻不仅精致，而且层次分明，刀法清澈，比例匀称，质感突出，人物造型神形兼备。常家庄园的“门神”装饰，在山西所有的“门神”木刻艺术中颇有独到之处。



民谣记忆

童谣《想娘家》

张玉虎

上世纪初以前，在晋中盆地的东山一带，曾流传着一首童谣，这首童谣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，把农耕时代山西中部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及包办婚姻制度下，年轻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低下，都描述得非常生动。童谣的标题为《想娘家》，全文如下（有个别可能因讲述者记忆有缺失之处，笔者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）：

呜儿呜儿地纺棉花，一纺就纺了斤四两，留下二两不待纺，一下就想起了爹和娘。眼里含的泪蛋蛋，扳住门头儿望俺行。一望就望见俺哥哥，赶的一挂红缨小车车。“哥哥哥哥你从哪儿来？”“爹妈打发我瞭你来。”“哥哥哥哥快进来哇，进来吃顿热饭哇。”大马儿拴的梧桐树，小马儿拴的石榴树；大马儿喂上灵芝草，小马儿喂上黑豆苗。小鞭鞭别的门头儿起，大鞋鞋脱的炕沿底。转进堂屋问婆婆，三拜九叩才开口，“妈妈妈妈你在上，给俺哥哥吃甚哇？”“东房里搯粗糠，西房里搯细糠；粗糠捞捞饭，细糠拌拌汤。”“粗糠细糠做不成饭，圪搅上些面面哇。”“爱吃就吃，不吃就罢！”

童谣的第一段，是说一个媳妇子，坐在院子里，摇着纺车正在“呜儿呜儿”地纺棉花。那时的农家妇女，纺线织布和缝衣做鞋是基本的技艺，也是一年到头不离手的活计。这个媳妇子，打发一家人吃了饭，刷了锅碗，打扫了屋子后，也不能休息，就得坐在纺车前纺棉花了。山西中部方言，把纺棉线，称为纺棉花。“一纺纺了斤四两”一句，说明婆婆怕媳妇偷懒，对媳妇纺棉花是有“额度”要求的，要不然，在自己家里做营生，也不会时时过秤。年轻妇女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，当然要想娘家了，想少女时代

在父母跟前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了。但那时，媳妇子回一趟娘家是不容易的，一年里，除了正月里拜年外，就是三月初三及父母过生日等有数的几个日子可以回娘家，其余时间婆婆公公是不会允许媳妇回娘家的。那时交通不便，回趟娘家不易。因此受了委屈想家时，只能“眼里含上泪蛋蛋，扳住门头儿”望一望。

接下来，从“一望就望见俺哥哥”到“大鞋鞋脱的炕沿底”，这一段，从文字上看，是她的哥哥看她来了，你细一品，才觉出是这个少妇的幻觉，或者是美好的想象。这些从“红缨小车车”和“梧桐树、石榴树、灵芝草、黑豆苗”这些物事上就可以读出来：如果真是她哥哥看她来了，能骑上个灰毛驴就不赖了，哪能赶上“红缨小车车”；况且，再值钱的牲口（大马儿），也不可能喂什么“灵芝草”呀。这一段虽然是极其夸张的想象，但最后两个细节却很写实，那就是“小鞭鞭别的门头儿起，大鞋鞋脱的炕沿底”，这两句读来很有生活情趣，觉得画面和人物都如在眼前。

最后一段，这个小媳妇又回到现实中来了。她想，即便是娘家哥哥真的来了，自己也没有招待的权利，还得请示婆婆。又想到丈夫家里也不是富裕人家，于是就有了“粗糠捞捞饭、细糠拌拌汤”这样的想象性描述。最后用一句“爱吃就吃，不吃就罢！”戛然而止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。

经过一段短暂的或美妙或苦闷的幻想之后，年轻小媳妇还得回到现实中来，无奈地继续纺她那剩下的“二两棉花”。

这就是民间文学的魅力。

